

小說軒

金瓶風月話

牧惠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17
272

金瓶風月話

牧惠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J62264



女子學院 0026153

(蘇)新登字006號

小說軒

主編：劉逸生
策劃：鍾潔雄

書名：金瓶風月話

著者：牧惠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合作出版者：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刷：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919-352-5/1·89 定價：5.30元

關於“小說軒”的幾句閒話

我常覺得，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因為從六朝志怪、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上下一千五百年間，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在這裏面，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廣泛的，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從那裏面，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感情内容、風俗習慣、社會心理、宗教信仰……生動而又具體。假如說，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線和緯線，那麼，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說：“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從這個歷史裏，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

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嗟乎！人生十歲，耳

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

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裏面的這段話：“燕公謂：小兒教之讀書通文，自有捷徑。自言其女十歲時，尚不識字，十一歲起課以《十三經集字》，日識四十字，兼爲解字義，半年已能自閱《三國演義》（說部最佳書），即爲講《左傳》，使讀，不令背誦，甫讀完，能成數百言。嗣爲解《國語》及《史記菁華錄》，三書訖，能自覽御批《通鑑》。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更不難。”

隨手舉這三例，都是經驗之談。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進而泛濫及於小說。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後頗衰落，雖餘風不斷，而佳構頗鮮。自金聖嘆以後，毛宗崗尚可一觀；至於《紅樓夢》的脂批，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護花主人之流，便已俗不可耐；馮鎮密、但明倫也批《聊齋》，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還有一些道士、居士，以《西遊記》爲“證道之書”，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可見評點小說，雖曰“小道”，也大有“才難”之嘆。近數十年，考證小說之學崛起，胡適之、鄭振鐸、孫楷第、

阿英諸公，各有擅長，已脫離評點，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是另外一門學問了。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藝術性評論的，自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以來，長篇短章，琳瑯滿目，但也不屬於評點。這門學問，說深不深，說淺不淺，如今還沒有一個“金聖嘆二世”出現，不禁使人有“江山寂寥”之感。

然而，除了評點、考證、評論，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即所謂“漫話式”的。本世紀四十年代，由孟超撰文、張光宇插圖的《水泊梁山英雄譜》，是這一方面的力作。其好處就在於“漫”。“漫”也者，似不經心而實經心，似非着力而又着力，似諧而莊，笑中有淚，“正經學問”外又一獨立王國也。畫之有“漫”，話之有“漫”，詩之有“打油”，樂曲之有“狂想”，戲劇之有“插科打諢”，武術之有“猴拳”、“醉拳”，凡此種種，無不是的。若著述之“漫”，則又縱橫開闔，無格可循。換言之，古典小說的漫話，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視事件之是非而予奪，有《春秋》之微言，無腐儒之膠柱，淺者自見其淺，而深者則見其深。至於文字形式，則更不拘一格，謂之小品也可，謂之“野狐禪”亦可，或如師友晤對，或似書札往來，平凡之中，偶有警語，閒扯之際，忽現閃光：此便是所謂“漫話”。一千五百年間，

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但是，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却似鳳毛麟角，少而又少。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忽發宏願，有“中國古典小說漫話”的擬題，而美其名曰“小說軒”，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論其形式與內容，實在不妨稱之為“小說的小說”，蓋“小說”者，異於正史者也；這裏的後一個“小說”，則又異於評點、考證、評論者也。因其為“小”，可以易於涉趣，也易於入目；因其為“小”，亦可避免“正襟危坐”，作出“純儒”的姿態。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說到有無價值，本也難說，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對成人來說，有增廣見聞之功，只這兩項，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是不是於評點、考證、評論之外，更能立一新的部目，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

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

劉逸生

寫於羊城的寓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錄

好書？還是壞書？·····	1
王世貞故事的後面·····	7
小說就是小說·····	13
富貴必因奸巧得·····	17
文學中的商人·····	23
古代的足球——蹴鞠·····	30
幫閒典型應伯爵·····	36
金蓮繡鞋的風波·····	45
皮襖事件·····	51
從潘金蓮到鳳姐、黛玉·····	56
青絲妙用·····	63
爲潘金蓮翻案·····	68
性格分裂的李瓶兒·····	73
傲氣丫頭龐春梅·····	79
月娘這個人·····	84
走了樣的宋蕙蓮·····	91
含酸難言孟玉樓·····	95
“招賢納士”林太太·····	100
執袴子弟陳敬濟·····	105
《金瓶梅》的抄襲橋段·····	112
媒婆的能耐·····	115

無點恩的吳典恩.....	120
太監的權勢和醜態	125
雲空未必空的尼僧.....	132
妓女之間的勾心鬥角.....	141
“實亦時尚”的性描寫.....	148
吃的描寫.....	155
官場描寫的得失.....	161
送禮藝術.....	167
風俗畫，話風俗.....	175
從艮嶽到魏祠.....	183
穿着的是是非非.....	190
白描手法.....	195
《金瓶梅》與《紅樓夢》	200
後 記.....	209

好書？還是壞書？

當《金瓶梅》還是手抄本的時候，讀到它的人，一方面因為它的內容“甚奇快”而“驚喜”，一方面却又斷定如果將它出版，就會“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耽心它的社會效果。在清代，朝廷也是一方面把它翻譯成滿文，一方面不住地下禁令，把它列入禁書目錄中，始終沒有撤銷。輿論界對這本書的有講好話的，但似乎講壞話的較多。認為它“誨淫”。郝培元說，他喜歡買書，“獨此書從不列架上”（《梅叟閒評》）。申涵光說：“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讚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荊園小語》）有人甚至認為聚此等書、看似等書、借賁此等書的，罪過同出版者一樣嚴重。後來，果然有了一些“因

果報應”的傳說，其中一個傳說是，某孝廉是《金瓶梅》的作者，平時很負盛名，某次考試，原來已定會元了，主考官把考卷帶到寢室挑燈朗誦，自喜得人。第二天早晨要填榜時，却發現試卷上有一點一點的血痕，那是老鼠在那上面交媾弄髒了的。此孝廉因此落第。他的唯一一個兒子落魄到開茶室，最後淪落為乞丐而死。另一個傳說則是關於出版商的，據說這位出版商因為印賣《金瓶梅》而發了大財。一次，他同兒子到蘇州，兒子因有事先回家，他在寓中得了病，同人送他回家，半路上就死了。兒子得訊後奔喪而來，到時屍體已經腐爛，血水湧溢，蠅蚋紛集，屍蟲攢嘔，無法收殮。報應如此嚴重，於是有人為了積陰德而把書板買來毀掉。如是云云。

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了供研究之用，印了一萬冊經過刪節的“潔本”，仍有人寫信給該社社長韋君宜提出非議，

認為這是對“自由”的濫用，“它（《金瓶梅》）那麼了不起？不出，中國四化就不成功了嗎？出是你的權利，但後果，把中國青年引向何處去，可有一個‘功’‘罪’問題”，“中國青年決不能引向腐敗、沒落”。最近，又發生了作家出版社的《金瓶梅故事》被下令封存的事件。該社總編輯從維熙為此撰文《文化掃黃與文化禁錮》提出異議。因此，可以說，《金瓶梅》出版以來四百年，總是不斷地招來非議，甚至連只保留故事梗概的《金瓶梅故事》也被認為是壞書；但是，儘管許多與《金瓶梅》同時印行的色情小說經過時間的淘汰漸漸被遺忘了，被拋棄了，而《金瓶梅》却又仍然不斷地有人讀，有人研究，甚至為它的作者是誰而沒完沒了地打筆墨官司。這當中，顯然有一些值得探討的現象。

應當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我以為，如果要求用一句話來回答，那麼應當說，《金瓶梅》是一本有價值却又有毛病的書。

常常會有諸如此類的新聞報道或文章說，某某案件經審訊後證明，犯罪人之所以進行犯罪活動，是看了某本小說的緣故；某

某人自殺了，究其原因，是看了某個文藝作品所致。這種指責實在過於簡單化。一個人的變壞或自殺，總是很多因素構成的，一本小說、一部影片可以使一個好人變壞、厭世自殺，未免把文藝作品的作用誇大得離了譜。中國在大革文化命時只有八個樣板戲，圖書館也封閉了，犯罪分子產生得特別多、特別快，這又怎樣解釋？一些殺人犯連看小說的文化也不具備，他們又何以犯罪？

在堅決否定這些無端的指責之後，應當說，《金瓶梅》的毛病也是很突出的。除了它對於被剝削被侮辱的人，特別是被糟踐的婦女很少表示同情之外，對於性生活那種汪洋放肆甚至津津有味描寫，確有可能產生“壞人心術”的消極影響作用。有一個笑話說，某人餓了，一直吃了六個包子才飽。他恍然大悟地說：“早知道吃了最後這個包子才飽，真不如一開始就吃這第六個包子，可以省了五個包子的錢。”《金瓶梅》有可能是這致人墮落的“第六個包子”。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出版、評介這本書呢？

首先，在中國小說史上，《金瓶梅》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因此，它在中國文學史中有不可抹煞的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金瓶梅》之前，中國古典小說大都以講史、傳奇、神魔之類為題材，《金瓶梅》是第一部以城市市民生活為題材，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描寫平凡的情世生活的小說。它寫的人物，都是世間常有之人，所寫的事，都是世間常有之事。因此，它是一部有開創意義的小說。可以說，沒有《金瓶梅》作借鑒，《紅樓夢》的產生至少困難得多，也難於達到那個高度。

同時，它也可以說是第一部由個人創作而成的小說。過去的小說，大都是在說書人反覆講說的基礎上，根據說書人的話本編輯、改寫而成的。即使如《西遊記》，雖說是吳承恩作，其實在這之前，宋、元已經流行着有關的故事。有人說，《金瓶梅》也是根據評話加工、改寫和定稿而成。此說恐怕很難成立。從沈德符、袁宏道、袁中道等人關於《金瓶梅》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的文人，包括馮夢龍這樣一位熟悉評話狀況的專家，在得見

《金瓶梅》的手抄本之前，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本書，也不曾談到過有類似的故事在社會中流傳，這就很能說明問題。《金瓶梅》中的描寫，缺乏驚心動魄的情節和懸念，加上作者由於第一次創作長篇，缺乏經驗，把一些冗長得讓人煩悶的文件、瑣事也照搬上書，如果它是話本，肯定抓不住聽衆。可以肯定，這是頭一部由個人創作而成的長篇小說。這一點，在小說史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它說明小說創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顯然，在中國小說史上佔着如此重要地位的作品，中國文學研究者，包括讀中文系的大學生，完全有必要閱讀這本小說。如果講小說史的教授竟無法讀到《金瓶梅》，如果中文系選修中國小說史的學生無法讀到《金瓶梅》，那是不可理解的。從這個要求來說，潔本也不一定合適。

《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它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具有時代特色的明代社會生活的情景，對當時商人如何同官僚勢力勾結變成暴發戶以及他們荒淫醜惡的生活，這部小說作出了深刻的暴露。作者所反映出的真實的



鄭振鐸



鄭振鐸手稿

中國社會，對於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來說，對於有興趣研究中國社會及其病根的人來說，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材料。

鄭振鐸高度評價《金瓶梅》，他說：“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捨《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不要怕它是一部‘穢書’。《金瓶梅》的重要，並不建築在那些穢褻的描寫上。”他甚至說：“《金瓶梅》的出現，可謂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峯。在文學的成就上說來，《金瓶梅》實較《水滸傳》、

《西遊記》、《封神傳》尤為偉大。”

鄭振鐸後面一句話，可能有些溢美；但是，他對《金瓶梅》總的評價不會錯。《金瓶梅》在思想上達到的高度和藝術上的成就，並不能因為加入太多的性交描寫而可以一筆抹煞。這些穢褻的描寫，有一些是可以刪除而不影響事件的發展和人物的塑造的。當然，分辨清楚哪一些是腫瘤，哪一些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與主題有關的藝術描寫，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可以研究，可以討論。但是，四百年來禁而不止，而同時出版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
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
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
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
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

序一

累惟下焉者既不出於於心胸
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
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
生爲此爰整平日所蘊者著斯
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
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

《金瓶梅詞話》序中謂，《金瓶梅》一書乃蘭陵笑笑生所作。

的另一些同類性質的小說却自行消亡，這一實踐已經足以證明，不管毛病有多大，它仍不失爲一部有保留價值的文學作品。

鄭振鐸還說：“《金瓶梅》的社會是並不會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們是至今還活躍於人間的，《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生存着。”鄭振鐸的這番話，說於五十多年前，但是，

應當說今天也未完全過時。我寫的《“倒爺”西門慶的啓示》已經論述到這個問題，發表後引起不少讀者來信共鳴，這裏不再重複。

“因噎廢食”是蠢人蠢事。聽見《金瓶梅》三個字就嚇一大跳，大可不必。當然，由於它含有如上面所說的毒素，在閱讀它的時候，必要的指導和限制，例

如中、小學生不宜讀它，特別不宜讀未經刪節的《金瓶梅》，例如加強對這本書的評論和介紹，都很有必要。電影有“兒童不宜”、“十三歲以下兒童觀看需要有成年人陪同”、“十七歲以下禁看”等層次的分別，小說的閱讀，也可以參照這個辦法來分類進行。當然，由於它是書，這樣做起來會困難些。

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們的道德文化素質，培養出一種健康的情操。就如裸體模特兒的設置也可能帶來不良影響一樣，讀《金瓶梅》的人中，會有從小說中接受不良影響甚至變壞的人。既然不能因此取締模特兒，《金瓶梅》

的待遇也應當慎重考慮。在這個問題上，很重要的因素在於讀者本身。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說：“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這種說法很不確切。但是，讀《金瓶梅》，當作文學作品來欣賞，當作社會生活史料來研究，都會得益；如果一意把興趣集中於欣賞其中的性描寫，那是不可取的低級趣味，如果向西門慶學習，那就可能如弄珠客說的，“乃禽獸耳”——在西門慶身上表現出來的，不是人性，而是獸性。



王世貞故事的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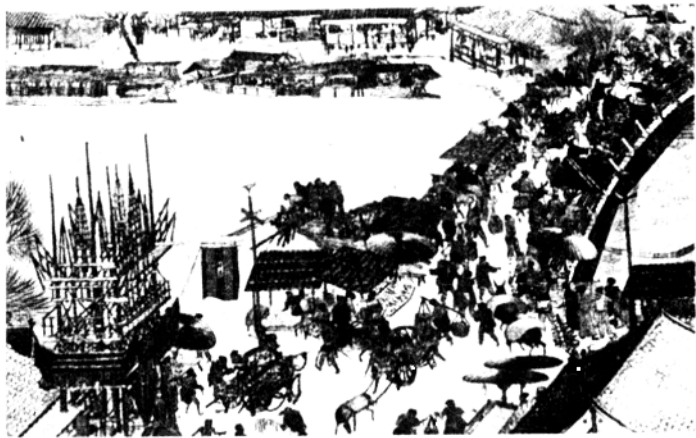
關於《金瓶梅》的成書經過以及它的作者，流行過種種傳奇性的傳說。有一種說法是，這部小說，是一位在某惡霸家中工作的書生，把他在這個醜惡的家庭中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整理而成的。有人說這位惡霸就是湖北麻城的劉承禧。此人曾經當過嚴嵩父子的黨羽，後來失寵回鄉，在家裏過着比西門慶還西門慶的生活。這位書生根據記錄整理成小說《金瓶梅》，金，喻財；瓶，喻酒；梅，喻色。這當中又還有許多曲曲折折的經歷和變故。

但是，圍繞着這部小說的傳說，更多却是同王世貞有關。有人還說，王世貞是這部小說的作者。

據傳說，王世貞同嚴世蕃有殺父之仇。根子在於王世貞的父親王忬藏有一幅珍貴的名畫《清明上河圖》。手攬大權的嚴世蕃是一位貪狠成性的珍寶愛好者。知道誰有好東西，他都千方百計地設法搶奪過來。王忬的這幅

《清明上河圖》當然逃不脫這一關。但是，王忬送給嚴世蕃的那幅畫，其實是請高手臨摹的贗品。畫到手後，嚴世蕃非常高興，擺酒席請達官貴人們來賞玩，這當中有鑒賞字畫的行家看出了破綻：一隻小麻雀腳怎能踏二瓦角，如此等等，肯定它是冒牌貨。嚴世蕃知道上當受騙，當然惱火。於是，不久就找一條罪名把王忬殺了。

殺父之仇，哪能不報？王世貞時刻在想方設法，却又一時無法下手。一天偶然又見到嚴世蕃。嚴世蕃還是一位野史小說的愛好者。他聽說王世貞會寫小說，所以問他：“有沒有好看的小說？”王世貞漫而應之曰“有”。問他書名，倉卒之間，只見眼前一樽金瓶，其中供着梅花，於是答稱爲《金瓶梅》，並說字迹太亂，得抄好才送給嚴世蕃。回家後，經過幾天苦心構思，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做由頭，寫出這本暗中譏諷嚴世蕃的小說——嚴世蕃



《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宋代汴京的繁華景象

小名慶，號東樓，“東樓”和“西門”恰好相對，而且單名又都是一個“慶”字。嚴世蕃當然看不出這番用意，小說寫得很吸引人，他看得非常專心，邊修腳還邊看。那位修腳工是王世貞收買了的，故意失手傷了腳，又塗上爛藥，使嚴世蕃腳壞得沒法上班。嚴嵩這時已經年老遲鈍，沒有嚴世蕃當助手，一連出了幾次錯，於是失寵。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嚴家父子這就垮台了。

這只是有關王世貞故事的一種。此外還有好幾種不同版本的

傳說穿插其中。一種說法是，寫這本小說，是王世貞有計劃地長期經營的結果。因為王世貞知道嚴世蕃喜歡讀小說，而且特別喜歡讀趣味性的描寫，往往是專挑這些地方讀，所以讀得很快。王世貞花了三年時間，慘淡經營寫成了《金瓶梅》，其中加進了許多露骨的性描寫，然後在每頁紙角上黏上砒霜。讓人在嚴世蕃坐車外出時持書叫賣天下第一奇書。嚴世蕃聽見叫賣，當然索取閱讀。車回到府第時，嚴世蕃已經匆匆忙忙地把書翻閱一遍，連